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録鈔卷六

新安後學　吳可期　校正
　　　　　吳可善

書

與馮南江

吾兄處困圄中三年於茲動心忍性必有增益之實其游戲翰墨不過一時遣懷釋累之具昔人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南山嶺以此病兄過矣弟之所未滿于兄者都不在此夫天生吾人

不徒浪生亦不徒浪死必須有個安立處此是吾人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一生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脩自成自道無懷可遣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此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根一切務外好名凡情習態全體斬然放下一毫不使縈絆胸中始爲有用力處若從精采上馳逞氣魄上湊泊想像聞見上求解悟皆是前病改頭換面作障緣

皆非所謂自得也吾兄見在自是境界何如客觀兄精神似不受困然尚浮而未實也悟入處不爲無見然尚涉於億說未免間圖度也辭氣容貌若能脫洒無累然未能凝定況和翕斂發散多從作意爲之未見天則也審若是則其所謂自得者得其似而已素位實際未得相應審若是則其所謂增益者只在皮膚影響之間不過於前病上添得一層粉飾藩籬古人動忍實公案或未止此也夫以吾兄如許聰明如許力

量於聖賢路逕如許信受天之所以玉成於兄者何如四方同志所以繫望于兄者何如先師拳拳所以注念於兄者何如兄之自待自恕乃止若是是以隋侯之珠而彈雀持千鈞之弩而發機于鼷鼠也豈不重可惜哉臨別之情不嫌直致兄恃一體道誼之愛尚忍忌而不言兄之奇節美行聳動京國豪傑之譽溢在海內尚可俟弟之獻諛以重執事之病也乎率爾就正未論中病與否一番拈動未必無一番補益也弟

病方深求藥於倉公甚切倘有秘方即望檢賜用資服食弟病去時兄之病亦脫矣一體故也

復顏冲宇

所諭我

朝理學正傳惟薛文清陽明先生二人文清之學切問近思似曾參陽明之學直截簡要似曾點尤見吾丈留心學術將水以自鏡非有假于方人爲者若諭千聖學脉自有眞正路頭在于超悟文清只是敦行君子與曾參之唯非同科

先師龍場一悟萬死一生中磨煉出來矗矗地一根眞生意千枝萬蘂皆從此中發用乃是千聖學脉世謂點之學不如由求赤此後儒臆見非通方之論也堯舜事業蕩蕩巍巍莫非道心發用之實學所謂一根眞生意非待作爲而後有也充會點浴沂之見便是堯舜氣象由求赤詎可同日語哉顏子沒而聖學亡元公獨得千載不傳之秘明道伊川再見茂叔有點也浴沂氣象此學脉也愚謂我　朝理學開端還是白

是

沙至先師而大明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從靜中養出端倪猶是康節派頭于先師所悟入處尚隔毫釐此須面証默識非言說可盡也學以見性爲宗若見得性之全體所造自別亦存乎心悟而已寄至試錄多造理之言必是吾丈手筆格物致知策語謂人心以虛爲德尤見精造良知者性之靈天之則也致知致吾心之天則也物者家國天下之實事物理不外于吾心致吾心之天則于事物之間使各循其理所謂格

物也此聖門合一之學也若曰理在天下格其平之之理理在國家身心格其齊治脩正之理則未免分爲兩事心外猶有理也雖與後儒之說稍有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

與沈鳳峰

我公天性純篤雖處高年未失赤子之心只此便是道根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耳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我公

具如此道根未能超凡入聖只是信此未及未免行不著習不察自壯至老未能超然只尋常挨排過了若信得此及只從道根真生意培植長養將去自當有水到渠成時候武公年九十尚不忘箴儆不肖承公厚愛漫此奉告可鼓朦誦萬一不敢謂室中之毉暮夜之燭聊致愛助之怳耳亮之亮之

答洪覺山

官舍回辱教章之及聞道履所經汲汲以會友

為務凡遇精舍會聚之所必為數日之留或復簡書招徠以盡合併風聲鼓動渢渢洋洋此非真以性命為重視萬物為一體者肯若是乎伏繹來教令人心神豁然聖賢之學只是良知一路一是百是一勘百破要遮攔些子不得得此歸併足慰相觀之益矣何幸何幸吾人知良知之學而猶不免有走作之病者雖是看得良知太容易亦只是致知工夫未能誠一真切所以流入欲念種種染着漏泄寖成多欲之累實

非良知有咎也除却良知更無下手着落處矣夫學慎獨而已吾兄已是一句道盡予復何言良知即是獨知獨知即是天理獨知之體本是無聲無臭本無所知識本是無所粘帶揀擇本是徹上徹下獨知便是本體慎獨便是功夫此是千古聖神斬關立脚眞話頭便是吾人生身受命眞靈竅亦便是入聖入神眞血脉路只此便是未發先天之學非有二也明道云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可謂一言以蔽之

矣吾人愼獨功夫被知解意識假借遮攔不能覿體反觀復還先天之體才有許多包藏粘帶窒塞偏枯不停當處若謂良知只屬後天未能全體得力須見得先天方有張本卻是頭上安頭斯亦惑矣吾人今日見在豈敢便自以為無欲然須信得萬欲紜紜之中反之一念獨知未嘗不明只此便是天之明命不容磨滅所在故爲今日之計者謂愼獨功夫影響揣摩不能沉機密察掃蕩欲根以歸于無則可謂獨知有欲

則不可謂獨知即是天理則可謂獨知之中必用天理爲若二物則不可此等處差若毫釐謬實千里不可不早覺而明辯者也所謂實篤行矣而以爲義襲實近思矣而以爲計較亦只是信得愼獨功夫未及若信得及時時是著察時時是自然又寧有是病乎所謂隨處體認須令動容周旋中禮此非人爲之合乃天德自然忠信所以進德只愼獨便是立誠功夫便是達天德只此便是收拾處亦便是歸宿處非可以

他求者也楊子折衷近得請觀慈湖立論誠有過當處其間精義亦自在不以瑕瑜相掩可也所示日用應酬一番滯礙一番從容足知安分限不放過功夫若果在一念獨知上徹底洗濯一番剥落一番精純滓渣愈消神明愈顯此便是無盡藏修行原無分限可拘也恃一體之愛宰此請益此中更有向上一關存乎心悟非筆舌可能盡也

答毛瑞泉

吾兄樂道忘勢風動臺司此固出于秉彜之同然有道者處此正須有義可精若便守此爲聖賢家法慨然以風神及人之遠爲已任顯然有當于莘野南陽之趣則非弟之所敢知也吾人學術不純大都是功利兩字作祟昔人謂如油入麵未易出頭亦善名狀先師哀憫吾人將良知兩字信手拈出種種病痛到這裏再欺瞞些子不得可謂對證眞藥物矣但吾人之學未免各以質之近爲事見解格式妄意承當不能虛

體相應要其極處適足以增功利之藩籬于聖賢精義未見有分毫交涉處也且執事獨不聞畏壘之專乎潛龍之學以無悶爲宗今視此何如也有教不吝往復亮之

答王鯉湖

承手教云一念之發知其所不安而勉強制之而後念又復萌此卻是滅東生西之病聖門愼獨宗旨當不如是夫獨知者非念動而後知也乃是先天靈竅不因念有不隨念遷不與萬物

作對譬之清淨本地不待灑掃而自然無塵者也慎之云者非是強制之謂只是競業保護此靈竅還他本來清淨而已在明道所謂明覺自然慎獨即是廓然順應之學悟得及時雖日酬萬變可以澄然無一事矣然此却非知解意識所能揣擬格式所能支持紫陽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只今且道放不下的是任麼念頭于此勘得破便是用力處亦便是悟入處大易艮背行庭之旨煞有精義靜中時時默觀有得更以

見教求助之願也

與胡栢泉

旌鉞涖信州公務就閒講下生徒有能承教求益者否功利之毒入人已深雖號為賢者鮮能自拔道義與功利常相勝昔之人以無所為有所為兩言決之而其機存乎一念之微神感神應動之以天凡在名目上揀擇形迹上支撐功能上湊泊而非盎然以出者皆有所為而然也吾丈日逐應感精察入微受用處更覺何如吾

人不論出處顯晦逆順惟此一件是日用本領功夫此外種種好醜皆過眼陳迹也

與唐荆川

聞兄入省發舟西渡則前旌已迅發矣領所留手教知赴援甚急不遑寧居且云克齋兄借兵不減于秦庭之哭可謂岌岌矣及見克齋來東忽有止兵之說倏緩倏急倏鼓倏罷倉卒舉動有同兒戲吾兄老婆心切救世念重但恐未免尚被虛聲聳動只此便是道學障便是應機欠

神處不可以不察也吾兄自信此學已得手徹底乾淨不知一切應感果皆出于本色無意見攙雜否一切逆順稱譏好醜盡能平懷應之不起爐竈否于自已一切利害得喪盡能忘却不作見解伎倆遣釋否一切好惡盡能緘藏使人無從迎測否一切閒忙境界盡能以無事處之無所揀擇否若于此有未透脫還是些子有礙在未可便恃以爲徹也矧兵機應感呼吸存亡孔子尚臨事而懼以爲未嘗學況吾人乎兄既

督領麻兵師行旅從乃事之宜還須整隊押發防其沿途搶掠庶爲有制之兵赳難雖急獨帶此數百門鳥銃將安用之區區一體休戚相關情不容已知兄諒子不以爲迂

與唐荆川

竊觀吾兄近來舉動乍出乍沒倏往倏來若神龍之變化似欲使人不可測識略出有意却未免涉于輕躁反使人情惝怳不能快然此是學問關係非徒形迹掩藏而已也况兵家應感呼

妙絕

吸安危亡忌播弄奇正開闔虛實進退藏于九地之下動于九天之上隱見叵測主張處全賴于機機圓則應始神方則礙大抵鎮靜則得之輕躁則失之吾兒見在感應凝目注思微覺有礙當機便不能神便會蹉過生出利害反覆毫釐皆決于此凝目注思固將以矯輕躁之失此正在形迹上加減似鎮靜而實未必然也千古聖學本于經世與枯槁山木不同吾人此生不論出處閑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兒今日

處在兵中金革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兄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傷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請兵意氣積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死爾意此尚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諾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

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已忘得名根試驗之纔遇差別境界便會觸得動纔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污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不足常見有過可改幾于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暢達[illegible][illegible]抑情處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又覺真性流行其帶些子俠氣疑于輕躁亦在此 心正是學問血脈路

不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有轡斷射之有彀率如舟之有柁一提便省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攙搭不入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于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些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無妄繇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既無妄

方有成功誰肯進此話耶

矣尚有匪正之眚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

與譚二華

前有敵候曾入記室否閫中成此大捷人皆以爲奇功此特救急之事治標之道休養元和鎮定安輯正須費九分精神以圖久安此治本之論也譬之久病積邪暫得發汗其元氣全體傷敗無復根脚可依若非妙手將其虛實漸次調攝以挽生意雖使攻擊暫得效秪益其斃而已

吾兄沉幾默運自有長算當不以區區爲迂談也吾兄妙用亦望隨時默察以盡人之情態恩至而罰不行固爲姑息若罰過于恩使衆心恐恐不謀朝夕亦取怨之道也何如何如

答譚二華

辱手教示慰教我多矣公所示擊石出火眞是延命之術所謂教外別傳軒轅派頭也堯舜姬孔只是致良知良知盡性之學性盡則命亦自至見圓明之體成無爲之用爲天地立心生民

立命不離人倫應感日著日察而聖功生焉其
于外家之術所謂知之而能不爲者也弟于良
知兩字實未致得盡尚有許多疎漏在果能覿
體承當便須一了百了尚何彼此分别之有竊
意公于此兩字雖已信得無他路可走却亦未
能致得盡未免將意見攙入其間眼前尚有許
多好醜高低未平滿處若徹底只在良知上討
生死譬之有源之水流而不息曲直方圓隨其
所遇到處平滿乃是本性流行眞實受用非知

觧意見所能湊泊也所云竪不起放不倒亦是知見作礙審察自見附去所答荆川吉陽二三條亦是相知數口漫說公乃以爲對病之藥張公吃酒李公醉可謂甆礫眞金矣公有玉盃還借鉄如意打破纔作此念當下卽破更無等待也公自謂已過入山之限此念亦落等待若必入山纔好了手見在種種感應之迹又作何勾當耶

答李漸庵

不肖久辱公道誼之愛此別匆匆殊不能已於情道力業力本無定在相勝之機存乎一念覺與不覺耳不覺則非昏即散纔覺則我大而物小內重而外自輕此持衡之勢也區區暮年行持於此頗有證入生死如晝夜人所不免任之而已

答李漸庵

易曰貞吉悔亡悔生於動自信良知直心而發天則在我是謂貞吉而悔亡譬之日月之明自

有往來未嘗有所動也纔涉安排即爲憧憧萬起萬滅是謂朋從爾私非自然之往來也試於默坐反觀時密加體究動與不動只從一念入微處決之此乃本心寂然之靈樞非可以意識承領而得孔氏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究竟語非有所未盡也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原非有二于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命方是入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爲賁飾雖使勳業格天譽

望盡世揀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矣。

答劉凝齋

拜公环教，深領虛懷樂善之誠，起知於意見，湊泊於聲聞，自是吾人通病，非敢責諭于公，但謂不肖守師門之學，思以易天下，故推尊而發明之，豈可變也，自謂不妨舍是而直學孔孟，如此分疏，從何處來，非不肖所敢聞也，良知不學不慮，寂照含虛，無二無雜，如空谷之答響，明鏡之

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而谷與鏡未嘗不寂然也正是推明孔孟相傳之絕學公謂舍是而別有所學則是於虛空中忽起分別之相正是意見聲聞心魔作祟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百姓日用同於聖人成能原無門戶可守見在不了冀辨於百世之下尤非不肖所敢知也豈言其所不能行以欺人欺天者哉但毫釐千里其辨甚微認賊為子甘心委任自家寶藏盡被盜洩而不自覺未可知也不肖與公此志

相應若少避忌依違是負公之心知如果不肯執見未忘而公更有妙悟亦望明以牖我自當速改以終善道不敢有所吝也

與劉凝齋

公于此事已信過八九分但一念入微處尚欠穩實一切應感尚涉擬議揀擇未見有泰定收功之期此事非難非易非起心管帶亦非灰心忘懷固不可舍穢而取淨亦不可逐妄而迷真酬酢變化自有天則毀譽順逆之來能如風之

迥超一不動心否夢之與覺能一如否六根互用無攝無散不落動靜二見否直饒透過諸關猶是色身邊事與本來面目尚隔一塵不出五陰區宇此是究竟語幸略參之

答劉凝齋

伏讀來教獎許太過鄙人不敢當而惓惓任道之心溢於言外則又不覺油然心領也夫吾人以經世為學乃一體不容已本心非徒獨善其身作自了漢經綸之學原於立本與天地同其

化育一毫無所倚其機不外于一念之微此學脈也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此四者念中一有所着皆倚也公自信自考以為何如師門良知之旨千古絕學本心之靈性是神解不同妄識託境仗緣而知譬之明鏡之照物妍媸黑白一照而皆真所謂知也妍媸黑白照中分別影事所謂識也若執妍媸黑白以為鏡體則靈知反為所蔽矣此古今學術毫釐之辯也幸密察之

答劉凝齋

來教云無惺睡無覺寂無晝夜無存無亡無受無不受不暇辯儒老釋之異同皆究竟語其自信如是可爲超悟矣更復何言不肖尚以爲未離見解得無有逆于心乎夫悟與見虛實不同毫釐千里有眞修然後有實悟一念明定覩體承當方是寂然本體會通以行典禮方是一了百當纔涉見解便落揣摩非實際也學然後知不足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昔人所戒了證之悟

存乎自得有所了者尚未離四相曾易易言哉

答王敬所

首夏領吾兄山中手教中夜囦地一聲不知此身在何處揮頓闌發便入法門展轉玩繹便是大慧一通法語得禪理者不諱禪名以雪山少林爲不我欺以德山臨濟只成賣弄此是呵佛喝祖伎倆亦何奇也亹亹數千百言有契于衷與未契者略疏以請幸裁教之兄謂自來學道者瞞人自瞞處多山中日夜逼拶始知從前意

解盡屬情識夫意者心之用情者性之倪識者知之辨心本粹然意則有善有惡性本寂然情則有真有偽知本渾然識則有區有別茍得其本盎然出之到處逢源無所待于外意根于心是爲誠意情歸于性是爲至情識變爲知是爲默識不揣其本而惟末之求縱滅意去情而離識本末睽絶秖益虛妄耳皆瞞人且自瞞也兄謂知之一字云衆妙之門亦云衆禍之門如不自得手隨人妍媸止是口舌上功果誠然誠然

良知虛體不變而妙應隨緣玄玄無轍不可執尋淨淨無瑕不可污染一念圓明照徹千古遇緣而生若以爲有而實未嘗生緣盡而死若以爲無而實未嘗死通晝夜一死生不墜有無二見未嘗變也惟其隨緣易於憑物時起時滅若存若亡以無爲有則空裡生華以有爲無則水中撈月臨期一念有差便墮三塗惡道皆緣應也自其不變言之凡即爲聖自其隨緣言之聖即爲凡冥權密移決諸當念入聖入凡更無他

物不可不愼也。兄謂知上加一致字，在曾子已屬葛藤，前所見教，亦不願領，可謂自信之過矣。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若論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汚染，何須修證。天自信天，地自信地，有言皆是謗。六經亦葛藤，齒是一把骨耳，是兩片皮，更從何處着言與聽也哉。夫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筌，有思可得，列爲六經，散爲百行，種種色色，可覩可像，所謂顯也。父母未生以前，玄玄淨淨，言思路絶，不可執，尋不可汚

叅所謂密也不明顯密之機不墮於相則淪於空非普敎亦非普學也兄謂三十年盤桓至此實有所見不是拾人剩語此段心肝惟翁可與剖判不然幾枉過一生此悟後眞實語不肯敢謂兄未有所見自此以往工夫儘無窮尚須有理會處不但已也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吾不在文殊會下已得根本智及在普賢會下遍叅行門尚被迷失譬之良馬之履康莊方是起脚第一步過都歷塊尚涉千里程途遂囂然自信視

千里為咫尺猶未免掠虛意思在非實際也兄自此能一切差別景象不離當下得田地一聲全體放得下全體提得起掃盡意識情塵直至不迷之地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方許為實詣耳兄謂佛陀百千義海教門止是法身中一機簿直饒經綸盡大千世界亦是腦後餘光此等見解從何處得來今既如此勘破此後經綸事業又從何處下手方免漏逗乎地行船虛空走馬可與知者道不然又成剩語矣見教不肖八

十歲餘今日不了何時了望我誠切愛我誠至敢不拜教古云不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之人撒手同行披襟一咲直出天地之外登須彌山頂以望世間此世出世法無足而至無翼而飛誠非拏雲掣電手不足以了此一着期與兄終勉之耳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兄謂此一番悟是重生光景恐落窠臼亦欲掃除其信然也不肖亦曾記古德有偈云彩雲堆裏仙人見手把

紅羅扇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認仙人手中扇且道與艶辭是同是別請細參之

與莫中江

吾兄決意還山登徒優游好遯遯求以適逸遐覽遠期尚友千古如鳳之翔如龍之潛神變隨時固有非衆人之所能識者矣吾兄素信此學但平時記撰功深鑽研力久未能即忘聞見之心若光光只信良知自足以盡天下之變恐亦未能脫然無疑也良知是性之靈竅本虚本寂虚

以適變寂以通感一毫無所假於外譬之規矩之出方員規矩在我則方員不可勝用泥方員而求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此學未嘗廢聞見但屬第二義能致良知則聞見莫非良知之用若籍聞見而覓良知則去道遠矣顏子德性之知子貢多學之識毫釐之辨在孔門已然況後世乎吾人此生只此一事學未入竅終涉皮膚即今請究知與識何辨回與賜孰賢反諸一念之微細細別白所謂第一義者何在得個真的

路頭姑舍所已得者務求其所未得者教學相長日著日察使此學煒然光顯於世于師門庶爲有補方不辜負丈夫出世一番耳惟兄念之

答孟會源

大學一書乃千聖心脉徹首徹尾徹體徹用只好惡兩字盡之吾丈揭此兩字以爲聖學之宗可謂一口道盡至博而至約者矣孟子論夜氣好惡與人相近正是指出良心本來眞頭面箕子陳範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爲王道錫民之

極乎日虛明之養養此而已皇極之建建此而已非有二也大學者大人之學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愼獨致知一循乎好惡之自然而無所作位育之微機也故自意身心以至國家天下皆以好惡發之首尾相承體用一源也中庸戒懼愼獨誠意之功莫見莫顯必有所感之物愼獨者正所以致知而格物也好惡本于性情無有作好作惡正是未發之中發而中節之和未發之中正心之屬中節之和修身之屬致中和則

本立而道行天地自此位萬物自此育家齊國治天下平而王道備矣此聖修之極功大學之能事也後儒以誠意之前另有致知之功分知行爲先後則中庸由教而入者爲無頭學問將何所藉而從入乎吾丈謂格物致知原非缺漏無待于補可謂得其旨矣但謂明德是慎獨之功未與物接至親民始與物接似未免于分析之過夫明德是萬物一體之體親民是明德應感之迹正所以達其一體之用也聖人之學恒

寂恒感無間于有事無事而豈限於物之接與未接乎大學論絜矩之道惟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上下所感之物也所惡於上下是謂良知毋以使下事上即是格物致知乎天下之要本諸好惡好惡之眞本諸良知而已大人事業可當兒戲惟丈其重圖之

與汪周潭

同宗中可與共此者幾人大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無非取善于人若使人皆玄德而後取之則

所取亦有限矣所謂舍巳從人非但不善始舍有善亦舍方為志巳之學吾人日用應感纔見巳有是處人有不是處便是有我之私非所以示大同也幸寄察之弟春暮往赴江西之約期與東郭念菴諸兄會于青原白鹿之間蓋以會為學務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學為會也

與張陽和

區區近來勘得生死輪迴一關頗較明切皆從一念妄想所生道有輪迴便是覓空中之華道

無輪迴便是撈水底之月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默契之可也佛

答張陽和

承手教惓切知憂時爲道委曲苦心吾人虛辭繆張而實踐未至激成紛紛所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非剿說也吾輩講學原爲自己性命雖舉世不相容一念烱然豈容自昧況世間豪傑無地不生言之危與巽雖若隨時而一念默默互相省覺乃是救取自己性命呼吸不相待也

冱寒極凍正吾人來復之時不因將有所加損聞館中亦數輩能信此學者吾世丈須留意隨機觸發六陽從地起以彙而征原是一體不容已之心非從招朋類助門面爲此勞擾也人生不知學猶不生也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答張陽和

來教所述張弘山論學之言其義頗精有曰耳本天聰目本天明順帝之則何慮何營有曰人心不死無不動時動而無動是名主靜其與徐

覺源論學之言、謂古之聖賢以、一心建立萬法、未嘗有所摹擬于前況於動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一摹擬之而後謂之學乎、陽明先生揭出致良知三字、真是千古之秘傳、時時提醒時時保任、不爲物、欲、所遷、意、識所障、易簡廣大、入聖之捷徑也、可謂卓然自信、勇於任道、確然不易乎世者矣、頃者友人屠坪石、轉致荆州公所諭書、謂屠子好談理學、雅稱同志、意必實有所得、非空言者、不惟不以爲諱、且從而從

苦切

與之當事者之心可諒矣務空談而乖實行庸或有之自是吾黨不善學之過非師教使然也其謂魚兎未獲毋舍筌蹄家當未完毋徹藩衛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學之通病尤有裨於聲教此良工苦心蓋將以明之非故有所抑而欲廢毀之也但恐吠聲怖影之徒巧于承望有所更易變置因噎而廢食反使初志鬱而未暢世道汙隆學術興替舉足重輕關係不小別嫌明微不可以不愼也所望秉執化權宜昭義問以翼

吾道使海內善類以心相應顯然知所歸向無復懷疑師門一脉不致泯泯無傳所謂萬代瞻仰在此舉也

與朱金庭

此件事無巧法只從一念入微時時求慊于心便是集義真功夫一切任名義仗氣魄倚見解凡有題目可揀皆是義襲之學此便是學術誠僞之辨吾弟天資本超穎詩與字已壓群彥詩爲心聲字爲心畫心體超脫詩與字即入神品

體格粘帶詩與字即隨俗套所謂只此是學非可以他求也

與李見亭

此行望吾丈全體擔荷隨上隨下隨閑隨忙學孳切切以發明此學爲事做個出世間大豪傑眼面前勘得破不爲逆順稱譏所搖脚跟下劄得定不爲得喪利害所動時時從一念入微醞釀主張討箇超脫受用纔有所向便是欲纔有所着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着便是絕學無

為本色道人一念萬年更有何事區區日用行持亦只如此出處雖殊此志未嘗不相應也竊窺吾丈此生志向安身立命已無別路可走但日用應感尚涉悠悠欠發疑欠受苦進學全在疑大疑大進小疑小進不疑不進譬之行路既有必到長安之志纔舉足起途便有三叉路可疑疑了問問了又走不肯半塗而廢必到長安而後已若終日悠悠坐謀所適或雖行路而不肯發狠自由自在終無有到長安之期也吾人

既在路上盤桓風波之逆順盜賊之縱橫即次悽資之得喪困心拂意有多少苦在若是到長安之志不肯休歇境愈苦志愈堅衝前冒險求遂其志若欲自討安便纔遇此小苦境便生退心亦終無得到之期也今者則何以異此兄既要做千百年大豪傑不要只討見前窠巢快恬受用內翰清高無榮無辱亦易養壞人有志者當生懼心必須大疑大苦一番疑者信之因苦者樂之基經此大疑沉着研究若無湊泊方能

有諸己而信不然知解儱侗而已受此大苦轉展磨礱若無聊賴方能反諸身而樂不然情境假借而已舉千鈞之鼎者非烏獲不能勝區區於丈日有望焉東廓乃孫聚所青年嗜學不墮家聲望加意周旋以求益友之助學問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纔一相離便生枯渴此生可與性命相許者眼前寧復幾人種種力行好事只是揀得好題目做縱使文名蓋世勳業格天轉眼便成空華若眞爲性命默默自修自證以畢

此生當不以此易彼也嘗謂吾人在世須享用餘年顏子三十二而卒三十二以外便是餘年孔子七十三而卒七十三以外便是餘年若於此不知享用營營逐逐尚有歇不下念頭眞天刑不可逃也可不哀哉京師同志有詢及不肖者卽可以此相勉

與祝成吾

先師云言語政事文學大率以收歛爲主發散是不得已所謂收歛非徒槁心僻處避事之謂

能干一切應感直心以動不作世情陪奉勾當常感常寂內有主而外不蕩方是眞收歛幸默察之得此一路入頭豈惟養生有益千古聖學血脉亦可窺矣

與林益軒

承詢孔門可與共學之旨徃復商究若有契于中者非執事樂取人善不存畛域能若是耶夫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吾人爲世情功利所染着自開方便門悠悠度日不肯出頭

據倘只是無志揔使要好亦只在世情功利上揀得此好事去做且如守官清白豈非好事若未忘得要做好官之心雖不爲富却亦爲貴也揔使忘得富貴之心汲汲然要求好聲譽好勳業只此便是功名之心未忘得在此必爲聖人之志所以爲難能也吾人今日且未說到可與權地位只可與共學亦未易能若果可與共學從前種種世情功利熟路便須頭頭斬斷一心一意只在道德上討入頭此可與共學之志方

是適道之基譬如有志要到長安不得不尋大路走尋得大路一心一意只在此大路上行方是可與適道力行不息腳跟下站得定不復爲世情功利所移奪方是可與立到此已能強立不反矣然猶未忘得固守堅持之意到得可與權地位方能從容自在變動不居無可無不可珠走盤中了無滯礙此是入聖究竟受用處吾人于聖人之志且未歸一便欲懸想究竟受用何異孩提之童初學行步未免倚墻傍壁放步

且夫能而遂使之縱步遠適不至傾蹈而仆者幾希矣雖然始學之與聖人只有先後淺深生熟之殊本無二事只如學步之步與縱步之步先後階級一毫不容自紊然足之所履實未嘗有異也自聖學不明道術爲天下裂謂無可無不可爲聖人事初間且要有可有不可夫伊尹夷惠皆不是學孟子以爲不同道而所願學乃在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自謂異于逸民逸民固有可有不可者矣夫無可無不可者良知也

有可有不可者意見也良知變動周流惟變所適意見可爲典要節有方所意見者良知之蔽如火與元氣不容以並立也學者初間良知致不熟未免用力執持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到得工夫熟後神變無方不思不勉而自中道淺深誠有間矣然此中所得無所滯礙之體實未嘗不同也若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假意見以助發之是憂元氣之不足而反藉于火以爲之用非徒無益其爲害有甚焉者矣盖不知

好

賦者則曰此非天下試錄也其欲詳科目者則曰此非天下黃冊也當時傳議以爲科目之不詳猶之可也田賦之不詳其能無關於國家之命脈哉今執事修誌必能權輕重之宜酌華實之中決不致混淆無倫顧一得之見不敢不自於執事也且石子重黃文獻諸名賢均有著述之功固當表章以開後學而先師文字散逸在故家舊俗者望採集收錄以爲新邑文獻之光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答劉抑亭

歲終領手教，具悉惓惓憫時憂道之心。一失人身，任所漂泊，累刼而不能償。迷人見種種情慾以爲實有，依戀營爲，終身而不知反。所謂言道者多，知道者少，此非吾丈生死心切，誰肯與言及此，豈勝警惕。不肖夏秋以來，臥病半載耳，加重聽，一切交際亦省息亡上天憐予攬聽多言，以此示戒，不敢不深省。衰臨殘廢，後來光景已無多，生死一念，會須坎古云平時明定，臨期

自無散亂有生死無生死皆不在計度中一念惺惺冷然自照縱未能超亦任之而已吾丈謂不肖殫力窮年主持道脉此豈可以意氣承領而得耶各各自反自力所謂默成而信實非言說可了了也

與鄭石淵

夫道有本而學有要良知之訓海內誰不與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每不肖過南譙學中同志會者不下百餘人自南去稍棄漸致零落而

不肯亦罕至今法堂前不止草深一丈矣大抵世情是熟境名利是舊習譬之猿猴偶被循訓著衣冠以為能揖客能捧茶纔見眼前果核依舊跳躑梳毀復其故態矣今者則何以異此吾執事既不廢舊學還望羣習舊日諸友作南譙十日之會以終大業不使人以猿猴目之亦歸長分內事也

與李見羅

所云德修罔覺之意曾細叅否良知本無知如

意之一[illegible]處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意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采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略涉精采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

與李見羅

見所著大學古義以修身爲本以知本爲宗壹

是以修身爲本天下國家皆末也故曰物有本末此謂知之至也吾世契所見非有異於師門致知之旨蓋彼此各從重處題掇知是身之靈明主宰身是知之凝聚運動無身則無知矣無知則無身矣。一也區區晚年於此更覺有悟入處但無由與世契一面證耳

與殷秋溟

聞近處毀譽之衝能平懷視之一毫不動念乃是上天以此檢驗吾人定力纔被勘脫便是功

任

行有滲漏處所謂即此是學非徒挨排遣適而已也古有任生死超生死者死生只在眼前眼前毀譽利害有一毫動念一不來處便是生死一不來樣子只此一條路更無躲閃處平時澄靜臨行自然無散亂平時散亂臨行安得有澄靜孔門所謂未知生焉知死已一句道盡是謂範圍曲成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軀殼非所論也若夫超生死一關生知來處死知去處宇宙在手延促自由出三界外五行非緣數所能拘限

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非思想言說所能湊泊惟在默契而已。

與林介山

吾兄心事弟輩所素信固不待白而後知但致知工夫無有盡藏時時只知自反時時見得有過可改一毫不起怨尤之心方是格物實受用處世人齷齪詐諂如含血噴空固自污染不上中間客氣童心任情作惡病痛能保其必無否此便是兄所當速改不待終日者也。且兄處此

多難能自遣釋比之戚戚沉溺苦海者自奚啻什伯若只從清虛意見上抹過便信以爲無累與聖賢反已改過實作用却恐未得相應也古人云天下何事最苦眼前不明大事最苦吾兄當此一番境界若果能真証實悟了得此一着大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官之有無名之得喪何異風之過耳哉

與吳守淮

區區尊年來掛得生死一關頗較明白生死如

嗚呼盡之矣

晝夜人所不免四時之序成功者退人生天地間此身同於太虛一日亦可百年亦可做個活潑潑無依閒道人方不虛生浪死耳惟是老師所傳究竟一脉未得人承領日夜疚心世間不無豪傑明爽者或失誠實篤厚者或失穎慧所以注念於吾黨兄事尤耿耿不容已不知近來行持更復何似知吾丈愛我信我當不以爲繆悠也

答程方峰

天泉證道大意原是先師立教本旨隨人根器

透入禪門全是禪學了也可說有毫釐之差乎

上下有悟有修良知是徹上下眞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脩譬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知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參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必而得悟有頓漸脩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放寬着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有滅未離生死窠臼若眞信良知從一念入微

承當不落揀擇商量。一念萬年。方是變識爲智。方是師門眞血脉路。世丈謂區區妙悟神契。獨先得之。區區實無所得。盖常折肱於此。偶有所徵耳。竊念世丈種種行持。只幹辦此一事。知無別路可走。然尚未脫意根。種種參會。養此良知之體。使光潔圓淨。能寂能照。觸處似無所疑。不爲無見。然尚未離見解。若欲度脫生死。會通世出世法。更須百尺竿頭進步。從何處着脚。忘意忘見。庶幾得之。

與曾書堂

執事宰劇邑撫疲民、一切經綸注措、足以孚衆情而當上意、足占幹局之良矣、顧吾人一生惟有此學、無論閒忙順逆、皆是圓明一竅中流出、日應萬變、而不窮苟此中不得機竅、只在境上隨緣抹過、忙時便慄、閒時便昏、順則恣情、逆則拂意、了無自得之處、然自得在於深造、而其要莫先於澹世情、澹得下、則不從軀殼上起念、欲障漸除、真機自然透露、人我兩忘、好惡不作、平

懷順應坦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矣此古人平天下之大道不可以襲取而僞爲者也向與執事別時曾談其梗槩見執事憮然若有所契於中故爲申告之亦一體相成之意不容自已也

與完璞會中諸友

不相會許時近來會聚之興何如督學使者不喜此事意見不同無足爲怪但此事原是追復先賢道場又經四五撫按與學憲詳議處分已有成案縱欲變更豈肯甘心自外于名敎但願

諸賢牢立脚根默默自脩養晦待時終當有清泰之期損益盈虛時乃天意天意欲玉成諸賢故生出此一番艱苦以爲堅志熟仁之助若諸賢不能自立隨世起倒雖使終身處在順境只成支吾粉飾過日于鍛煉磨礱未有分毫補益處也烈火中方見眞金若只是鍍金假貨隨火銷鑠則自討敗露亦不足惜也立與不立只在一念轉移眞假可以立辨且彼作惡亦是吾黨依藉假途有以致之若眞脩行自立如周如程

彼豈作惡也哉望諸同志各各自靖不為虛聲浮響所撼動以身明此學方為出世偉男子耳

答梅純甫

吾弟此生行持知無別路可走但向來尚從見解而入不離識神雖時叅校外典尚在言詮上討求日逐應感精神尚有怠緩雖處靜時不能當體凝寂未免假借於物以相勝勉強支持非昏沉則散亂無可奈何任之而已若如此挨排過日雖百年有何了期此皆是識神用事往來

起滅總是生死之本若能深求密究討箇變識
爲知路徑更須一着喫緊用力處夫識與良知
同出而異名所爭只毫釐識有分別知體渾然
識有去來知體常寂故曰良知如太虛萬變紛
紜盡是於太虛之中而太虛之體廓然無礙其
機只在一念入微取證此是吾人隨身規矩不
可須臾離也學有緝熙光明只此便是不容歇
手公案孟子所以欲罷而不能也大匠能與人
規矩不能使人巧巧之一字乃最上一機存乎

此情非見解所及何時再晤終此究竟、

與梅純甫

承遣弔深領道誼一體至情年老遭此頗覺難堪吾弟談虎色變休戚所同情之所感自有天則此亦吾弟驗過真實語因此勘破世間皆假合之緣雖父子骨肉亦無三五十年聚頭哀樂二境如寒暑代謝亦順之而已來教謂一切俗事絕念無營而精神意思尚欠凝聚學問功力尚屬悠緩只此欠凝聚悠緩便是世情根子未

淨所在若果朝夕究竟只此一事便是单刀直入舍性命行徑豈容更有礙膺之物耶

與周順之

有簡候訃已入照老年遭變備覺難堪因念世界缺漏豈能平滿亦安之而已來教謂不理人口幾陷不測此等處不可一毫責人正是吾人精義所在譬之人被蛇蝎所傷只好自反不能遠避豈可動一毫作惡之心況吾人立于天地之間須令我去處人不可望人處我省愆視履

好話
好話

以求無忝此是本分勾當天之玉成吾人不如此不足以任大而遠到也千萬自力

與吳從本

此學無奇特相無些子伎倆可倚靠致良知之外另有出世勾當即是異學致良知工夫不出倫物感應上下交承不能慎動令人見疑非有所挾即有所爲非隨緣順應家法也執事密察自見精舍頼同志數人撑持方得久大執事是個中人同志中頗有齟齬十方自恃以爲至寳

人莫能知而人乃視之爲燕石或莫之與將焉賴哉不肯此番至水西匆匆而執事視之亦磊磊未見有虛懷求益之意殊不可曉此事如覆卵非氤氳醞釀則不能成變化執事視此果何如耶

答沈宗文

僕衰年艱於途涉爰念令弟宗顏大捷喜不自勝且聞玄略之變情不容已忻戚交集匍匐遠來深擬與吾契晤言信宿以罄鄙懷不意從者

此老何曾不修行

祭告入鄉不及一面悵然而行彼此歉缺之情可知矣相傳吾契聞報之時初意亦欲歛靜因親友相強遂致縱恣勞擾支費不給至稱貸以益之鄉人嘖嘖無不嘆羡以爲榮有識者則以爲過於喧囂若在所深惜也予見羅念庵登第時其家處之寂然無所加減宗黨至今傳頌不衰遜舍親羅康洲張陽和居家亦甚貼泰凡事務從省約父兄相安不事矜耀家人稍有生事作好者痛責而遣之鄉黨相傳若儒素之家略

無驕貴氣味此皆區區所親際而目睹者也況君家累世積善好修尊翁未盡之志發於令弟正宜承家守訓以光世德儼爾張皇開拓至為清流所歆達者所嘆意尊翁九泉慰慶之餘亦或有感然於衷也區區兩世通家不得不以此言相聞望吾契速改以終善道令弟雅京亦望以此意相達盡去格套繁縟之習凝靜澹泊益勉於學以慰四方同志之望不惟保終令德亦以為祐而綿福也諒吾契素所信愛當無逆耳

之嫌所需令尊翁墓表便中脫稿即當付刻也

與沈宗顏

頃見題名大對第一可爲
聖朝得人之賀不肖辱賢父子兩世交承相信相愛之情甚篤於宗門宗說契悟亦深邇者彙征之會六陽從地起仰以成泰風聲鼓召上下相聯於世道亦將有賴非徒通家識私喜而已也夫學之於朋友如魚之於水不可一日離京師舊有同志月會相傳　近因時好差池漸

成避忌消息盈虛時乃天道不足爲異但吾人此生發心原爲自巳性命自性自修自命自立無所待於外若以時之向背爲從違所學何事非所望于豪傑也近見録文有談性說命假禪幻以爲表異之說令人惕然發深省吾黨之學果有假于禪幻自當剗悔懲艾以圖自新若爲自巳性命將以尚友千古不墮此窠臼則當益求自信順逆境界莫非動忍增益之助非時議所能益也元老於師門之學原亦相信近因吾

通篇是江陵公忠臣

黨不能以實意將之徼致規切意在相成非有所作惡也世人過於承望形聲相軋釀成紛紛之議遂使信學之初心混迹疑似隱隱約約闇而弗彰此等氣象豈　聖世所宜有宋之末世殷鑒不遠憂世君子所當亟反而圖之者也明良相遇自古所難

聖上睿哲天授元老仰承翊贊世方以尹之一德說之啟心望之不徒一時彌縫粉飾爾也夫有伊傅學術方能成伊傅事功若非洗滌心源

徹底瑩淨、使上下孚格、出于譽望聲色之外、德從何一心、從何敵此在當事者所當自愛非杞人之過計也、元老與吾契有年、家之雅、故以相聞、幸默存之、爲此亦爲彼也、所云月會之議、還望終始自信、約三五同志、續而舉之、此件事不論在朝在野、原是一體同善、不容已之心、非強飭門戶、求以矯抗于時也、

與沈宗顏

前有啟候計在照存、吾契志本高遠、才本弘偉

家學相承此生知無別路可走從前偶有出入乃是習氣未除譬之千里神駒縱步康莊時有廻旋行當迓駕不足爲累又如昨夢只今惟求一醒諸夢自除况在今日又是轉身大覺之時徑超直入一念萬年堅志達本寧復有所掛牽爾耶我　朝二百餘年魁首者六七十人歷稽徃牒百年前者已入鬼錄五十年前者或存或亾已如塵夢中間可稱述或以綱常立命或以性命安身一峰念菴二三公之外不復多見丈

于置身天地間自當有安立處不在灼然一第之榮而已也區區八十老翁於世界更有恁放不下惟師門一脉如綫之傳未得一二法器出頭擔荷未能忘情切切求友於四方者意實在此年來勘得此件事更無巧法只從一念靈明識取此一念靈明是千古入聖真脉路吾契已乎時信得及更望深信密體不作知解言說抹過使此學日光日顯日孚于衆擔荷有人不致𠘧𠘧老懷始有所慰耳

與鄧子和

吾輩今日不在知識之多解悟之深其大病惟在脚跟下不肯著實理會未免在功利世情上作活計終日談說良知種種玄機解悟皆成戲論譬一器先受烏頭砒信後雖投以甘露亦皆變爲毒藥矣只緣平時所受的是實病潛伏流注已非一日今日所聞的是虛見脚跟下原是貼襯不起以虛見勝實病雖時時發狠徒長勝心未見有分毫補益處也吾輩欲討真受用更

無巧法須將此器所受毒藥徹底洗滌令乾淨寧可一生冷淡寂寞不在世情上討此子便宜良知本來面目始有十分相應處方爲不辜負初心耳此吾與賢契所當共勉者也

答周居安

古之豪傑未有不從病困中進德大抵處順境則意氣易於飛揚處逆境則精神自會收斂貞下啟元天之道也剝而後復易之道也只怕吾弟及今器未是大豪傑未免爲病魔所降若果

信得良知及時不論在此在彼在好在病在順在逆一念萬年恒久而不已矣吾弟天質本篤厚但入悟處微欠超脫所以未免擔閣過世界不肖與吾弟脩合此方乃是冊府一粒服之可以立躋聖位非但去病而已也

與張叔學

得手書知日來向道甚切吾弟天資本和平但用心覺疎處事微欠剛斷種種應感未免纒繞漸至因循因循不已便成墮落揆其病原只是

最初一念欠決烈耳若只如此指抹過時光豈惟道念不進雖舉業亦成擔閣譬如人在夢中只爭箇覺與不覺今既有將覺之機會須猛省振衣一起以收開覆之功若再悠悠又將做夢矣

與張叔學

此番雖得入試然神思却甚憊矣凡百可省心息慮如不欲戰相似以無意應之庶幾有禰若再以得失念㳟之翻成惑亂無益吾弟文字比

之徃時已知入路然氣格尤欠嚴密詞句亦少清溜顯處似入於淺隱處似涉于晦要之還是念頭上欠精明之故大抵場中文字如走馬看錦雖七篇都要勻稱然須有一二篇着意處所謂萬綠叢頭一點紅至于以此為進退不可一槩忽過

與張叔學

此行受久菴公真切之教向來凡情習氣頓覺消減可謂不虛行矣同志中多言此公未盡精

蘊區區向來亦有此疑細細體究殊覺未然且道先輩長者肯以此學自任終身者有幾肯以此學諄諄誨人惟恐不能及者有幾吾輩但當領其懇切之心間或議論見解有未同處且當存之不必深辨但云老師處似未盡愜又以濂溪明道未免爲上乘禪宗隱於心誠有不安然亦當姑置之惟日逐修身改過盡去凡習以還眞純是爲報答此公耳一路讀仲時詩稿喜不自勝不惟辭句淸亮思亦悠悠大抵作詩須當

以玄思發之者不落言詮瑣瑣步驟未免涉蹊逕非極則也